蜀山劍俠傳/23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三八回　絕豔迷人 尤物原禍水　行波入地 聖池走神嬰

下一回▶

這日正當月夜，易靜等三人因門下四弟子連日用功甚勤，這次連運玄功入定九日；衆弟子近來如無師長吩咐，不肯私自舉動；辟穀之功又復精進，連上官紅也可隔三數日一食，略喫少許黃精靈草之類便罷。可是四弟子俱喜飲酒喫飯，便令四門人舉火共食賞月。上官紅和袁星照例把飯煮好，菜準備停當。米、劉二人因有多日未食，還爲此事請命飛往城市中去，採買了好些師父心愛的家鄉風味湊趣。哪知到時英瓊早課忽然靈悟。英瓊功力比起易靜、癩姑自然相差遠甚，但因天賦奇厚，進境神速已極，一旦豁然貫通，喜出望外，用功越勤，不肯停歇。易靜、癩姑入定回來，見她不肯起身，吐納正純，知大精進，也代高興。但以進步太猛，短短時日有此成就，出人意表，恐召魔頭，不放心走開，也在側守候不去。嗣見袁星在室外竊視窺探，見師父入定，意欲退回，便以傳聲喚住，吩咐衆弟子各自飲食，師長今晚無暇。袁星領命走去。待了好一會兒，易靜看出英瓊運用玄功，元嬰已漸成長，越發代她欣喜。方朝癩姑以目示意，忽聽癩姑傳聲悄告道：「有我在此爲她護法，定可無害，何必兩人都在？你那愛徒又有孝心，你如不去，就許不喫，你還是去湊個趣，好叫他們盡興吧。」易靜愛極上官紅，聞言動念欲往，又知有癩姑在，決無差池，笑答：「去一會兒再來換你，瓊妹這樣，恐今晚未必起身呢。」說罷，便往外走。快到洞口，忽然想起已有多日不曾在暗中考查四人言行，紅兒對自己卻是誠敬親切，何不隱形潛往，看他們師兄弟四人不當師面說些甚麼？念頭一轉，便悄悄隱身掩去。

自移居依還嶺靜瓊谷以來，易靜等三人對於門人雖極憐愛寬厚，無事時言笑無忌，甚是隨便。平日相處，無論大小事都是言出必踐，臨期中變，向來未有。易靜祇向袁星傳聲吩咐命衆自飲，不曾明言何故。四人惟恐有事相召，那聚飲之地便設在靜瓊谷崖頂，昔日妖人妙化真人漆章盤踞的洞穴外面磐石之上。易靜到後一看，神鵰不知飛往何處，米麗、劉遇安、袁星、上官紅四人圍坐磐石之上，前面設着酒餚，上官紅身側放着一個劉遇安贈她的紅泥爐，爐上瓦釜正煮着飯。可是四人誰也不曾飲食，正在聚談，聲音甚低，好似有甚緊要事情密議情景。心中奇怪，走向四人身側一株老樹之下留神一聽，米麗正對袁星道：「袁師弟，你的嘴敞，師父又是心直口快，就許漏給太師祖知道，我看此事最好不提呢。」劉遇安道：「米師兄說得極是。據鋼羽說，幻波池自從師父師伯回來，便不似以前情景。這半年多，池中先來的妖人一個也未見上來；不似師父走後那些日，三三兩兩每日由池底飛上來，各尋隱僻所在交頭接耳，互相計議，不時還起爭執。外來妖人也極少見，隔了些日，偶然來了兩三個，不是祇見其入，不見其出，便是祇見其出，不見其入，與先來諸妖黨一樣，從此永不露面。便是飛將下去，不多一會兒便自上來，連頭也不回便自飛走，一去不返，永無回頭。看去頗爲掃興，好似到了下面便遇阻隔，連門都未曾進的神氣。我想聖姑佛法高強，也許又有埋伏發動，洞中出了變故，連妖屍玉娘子崔盈和諸妖黨俱受了禁制，不能行動。後來那些妖人有的到後看出不妙，知難而退；有的自恃妖法，冒失前進，同被陷在裏面，纔有這等現象。否則妖屍正在大張旗鼓嘯聚同類，以增聲勢之際，所勾結的外邪惟恐不多，豈有閉門見拒之理？真要這樣，那些外來妖邪多抱慾望而來，豈不忿恨？就是力有不敵，也必約了同類向她等尋仇報復。並且當時池底也必起爭殺，決不會一到即行，無一停留。今日來那妖人，想必也和前人一樣，不是失陷池底，便是飛走不來，有甚相干？上官師妹往日不擔心，今日怎擔心起來？」

上官紅道：「我話還沒和三位師兄說完呢。今日來這妖人與往日的不同。他來時，我先不知師父臨時有事，不能來和我們同飲，想到嶺南高峰後半腰石鳳坪上喫去。彼時鋼羽正在空中密雲層裏隱形瞭望，米、劉二師兄在竹林裏下棋，袁師兄在取各種菜蔬。祇我一人提了一竹籃的用具正往外走，忽聽破空之聲甚是尖厲。我因中間一段路鄰近幻波池，每次走過都極留心，又久未遇見過這類事，想探看來人是甚路數。忙把竹籃放下，隱身趕去，相隔幻波池還有十來丈，妖人便已降落。我雖未和妖人對面說過話，卻認出那是師父初來這裏所殺妖人漆章的師父。當初妖人便住在這崖頂石洞以內，我曾到此隱形窺探，妖師邪法甚高，自稱爲救妖屍玉娘子脫困，煉有妖陣邪法，爲防正教中人作梗，特意師徒三人分作三處祭鍊。漆章被師父仙法誅戮以後，我便疑心他要上門尋仇，還和諸

位師兄說過。事已將近一年，未見妖師蹤影。鋼羽師兄也說池中妖人不斷前來，但似我所說那樣的妖人從未見過。今日妖人飛到時，又在池邊眼望靜瓊谷這面，略微遲疑，方始穿瀑而去。照此情形，分明以前並未來過，也許連妖徒被殺之事尚不知道，但遲早不免尋來。妖人無妨，也決非三位師長敵手，無奈白神鵰那麼告誡。好容易師父不再提起先期入探妖穴之事，恐因這妖人勾動前念，趕緊同來與三位師兄商議。鋼羽師兄也自飛落，說那妖人邪法較高，已然入池。劉師兄常說，洞中妖屍妖黨重又觸動禁制，陷入埋伏。鋼羽師兄卻也是這等看法，以他意料，洞中出甚變故，自在意中。但照白神鵰那日所說，妖屍已然無異脫困，洞中禁制俱所深知，決難使她上套，多半變了初計，另有詭計。並且以神鵰半年來細心查看，凡是一到即去的妖人，功力多半不大高明；凡是入而不出的，多非庸手。它雖未見過那妖人，卻看出與師父來時所殺妖人一般來歷家數，祇是功力要高得多。它也是因想起前事，恐其誤認妖徒未死，或是知道我們在此居住，告知妖屍，引了妖黨來犯，想尋大家商議。我和米、劉二位師兄說時，袁師兄已將酒菜備好，入洞請示，恰好三位師長有事，不能前來。我們擔心，袁師兄卻認作尋常小事，無足輕重，令我移到崖頂再作商議，所以沒顧細說。不瞞三位師兄說，小妹因師恩深重，未免關切，此時不知怎地竟會心動，與去年妖人初來逼迫我拜她爲師時情景相似，多半是個預兆。此時幻波池，師父萬去不得。師父的性情，三位師兄是知道的，閒中無事尚欲往探妖屍動靜，再有妖人尋來，當時除去也罷，如被逃向幻波池洞內，或是引了池中妖黨來犯，師父疾惡如仇，豈容妖邪猖狂？妖人敗後，也決不肯甘休，定必勾結同黨大舉尋仇。師祖仙示說時機未到，不宜妄動，白眉老太祖又命神鵰傳示告誡，豈是可以造次的？那妖人不比別的，這裏他曾來過，如認作妖徒尚在這裏煉有妖法，固是必來無疑；否則，他見全谷設有禁制，自然殺徒之人未走，在此常住，定非報復前仇不可。便是妖屍和衆妖黨，聞說本山有正教中人隱居，當然想得到是爲她而來，她必不肯甘休，怎不叫人可慮呢？」

袁星笑道：「怕甚麼？鋼羽平日祇把它那舊同伴的話奉如神明。休說易師伯玄功奧妙，法力高強，癩師伯佛、道兩傢俱得真傳，便是我師父這口紫郢劍和新煉的幾件法寶，走到哪裏也喫不了虧。你不知道，以前三位師長經過多少兇險的大陣仗呢，莫非區區妖屍女鬼和幾個不相干的妖孽，比華山、五臺各派妖人、紫雲三女，以及新近所遇的紅髮老祖、陷空老祖還厲害麼？真要不行，掌教師祖也不會祇命我們師徒幾個先來了。吉凶禍福，早有定數，應如何，便如何。既該繼承聖姑仙府，領受藏珍，爲幻波池主人，焉有爲妖屍所害之理？掌教師祖不過是見妖屍命數未終，正好借這三年光陰，命三位師長勤習道法，所以期前不許私自入洞，以免引起爭鬥，多生枝節，日常應付妖屍，分了道心罷了。其實易師伯如若往探，祇要不和她交手，先查探出一點虛實，日後除她既較容易，

萬一有甚麼變故，或是妖屍自知大劫將臨，勾結妖黨想出妙法，先期圖逃，我們也有個防範，省得甚麼也不知道，到時略微疏忽，便成大錯，氣候養成，再要除她就更難了。區區妖人，有甚麼可慮？他這裏來過，不論妖徒存亡，總是要來。憑我四人一鵬的法力，多半不是人家對手，該來還是要來。就便設有禁制，妖人一到，三位師長也自警覺。反正瞞不過，轉不如明告師伯，先準備好除她之計。等將妖人擒住，先不殺死，由易師伯用法力拷問出了真情，看是該往探看與否，然後相機行事，不是好麼？」劉遇安道：「我們如何敢瞞易師伯？祇因白神鵰去時一再告誡，二師伯又那等囑咐，幻波池如有異狀，或有妖人前來，不許我們向易師伯提說。此事關係甚大，不能不加謹慎。我想偷偷告知二師伯，想一善策。或是不等妖人尋來，一面想法絆住易師伯，一面由二師伯去往池邊迎候，立時殺死，省得妖人尋來生出枝節，不較穩妥麼？」上官紅道：「劉師兄主意倒好，偏生三位師長此時俱在洞中修煉，我們不能進去和二師伯說。萬一妖人此時走來，不是仍要驚動師父麼？」袁星道：「那有甚麼法？鋼羽現在幻波池上空探看，等它回來再作計較吧。放着現成好酒不飲，發這種空愁有甚麼益處？」

易靜見上官紅滿面愁容，知她深信白鵰之言，以爲幻波池洞中妖黨衆多，自己前往，人單勢孤，易爲所乘。其實袁星之言有理，漫說掌教師尊命自己爲主，將來入主此洞，斷無凶折之理，便憑自己玄功法力和師傳至寶，也無失陷之理。不過白眉禪師既命白神鵰傳話，也不可過於大意，冒失往探。那妖人既是前殺妖人之師，遲早必要尋來。紅兒至性天真，又不敢向我勸說，祇在心中憂急，甚是可憐。與其等妖人尋上門來，癩姑又不在側，無人作梗，何不趁此餘閒，瞞着他們，徑往池中探看一回？祇要見機行事，並不深入重地，萬無一失。

易靜念頭一轉，便隱形飛去，到了谷口外面。因此去先在池上等候，不一定便下去，恐衆弟子不放心，悄往洞中去尋癩姑密告，遂故作人來離洞，向衆弟子傳聲告知，說自己和癩姑、英瓊用功正在緊要關頭，現勿入內。說完，想起身是師長，對於門人不應作僞，無奈話已出口，不便更改，祇得罷了。隨飛到幻波池旁一看，仍是原樣安靜。側耳一聽，那樹葉底下的飛瀑流泉，本來喧如沸潮，這時竟是靜悄悄的，聽不到一點泉聲。情知有異，心中奇怪，忍不住行法開池，將中心樹葉揭開了些一看，由上到下竟是一個空洞，水已涓滴不流。心疑靈泉仙景爲妖屍所毀，頓生忿怒，正要飛下去探看。忽見以前接受上面飛墮數百丈水柱的池底中心深潭突突往上冒水，越冒越高。環池一圈泉眼中的泉水激射出來，射到中心，正合成一根水柱下落。池底水柱也迎將上來，兩下裏就要迎湊在一起。猛聽下面嘩的一聲，水花四下飛濺，水柱倏地裂開，飛起一幢暗紫色的光華，其勢甚疾，晃眼便衝破上面水層，飛出池上。

易靜一雙神目，下面水柱一裂，便看見那玄光中裹定一個相貌古怪的道裝妖人。知道下面深潭與池底洞府相通，幻波池靈泉本是上下循環，升降噴射，週而復始，終古不息。妖人已能借用水遁出入，使水不流，可知妖屍縱然未成氣候，也是相差無幾。想到這裏，越不放心。爲想生擒拷問洞中妖屍妖黨虛實，忙即閃向一旁。欲待妖人離開當地，再行下手，以免將妖屍妖黨一齊驚覺。身剛飛開，妖人已經飛到池旁，似見池中樹葉無故揭起，覺出有異，上來便往四下張望，用鼻亂嗅。最後目光註定靜瓊谷一面，滿臉獰怒之色，那護身暗紫色妖光卻未斂去。

易靜料知妖人必往靜瓊谷尋仇，心想：「這裏離妖窟太近，還是隔遠些好。如往別處飛走，憑自己也還追得上。」便不等妖人飛起，先往去靜瓊谷的中途嶺脊上飛去，欲等走過時突起發難。行時，瞥見妖人朝自己立處這一面微微獰笑了笑，因正當去路，也不在意。等到嶺上回顧，妖人也已起身隨後飛來。易靜伏處略偏，見妖人來路直向谷口一面，兩下裏略微相左約有七八丈之差。志在生擒妖人，身一落地，便施法力，把那方圓百餘丈的地面下了禁制。一見妖人飛到，立即發動埋伏，口中喝道：「無知妖孽！已然落我網中。急速束手就綁，聽我問話，還可少留殘魄，免致形神俱戮。」

這妖人乃妙化真人漆章之師赤霞神君丙融，邪法高強，五官尤爲靈敏，最善察聽聞嗅敵人蹤跡，多高明的隱形法，祇要在二三十步之內，立被警覺。先見幻波池樹葉揭開一洞，因自從他入洞去見玉娘子後，並未再有同道入池，斷定有了敵人在側窺伺。便用練就耳目四下察聽，竟無朕兆可尋，知道敵人必是正教的門下，弄巧便是殺死徒弟、佔據此谷洞的仇人；否則憑自己這一雙神目和兩耳，多少總可看聽出一點形影聲息，怎會如此？暗中便加了戒備。二次再用鼻一嗅，聞出敵人就在身側不遠。方想敵人自恃身形已隱，彼暗我明，必然大意。正待將計就計，用妖法乘機暗算，忽聽微風颯然，敵人已向山北飛走，陰謀毒手竟未用上。暗忖：「敵人見了自己，理應暗中下手，怎倒退去？不是知道自己來歷，不敢妄動；便是敵人法力有限，除隱形飛遁得過高明傳授外，別的伎倆有限；再不便是敵人門下，趕向前去報信，也未可知。」

丙融來時，向玉娘子誇下海口。敵人谷口所設禁制，前數月爲尋徒弟，查看所煉法術，見到過一次，遠觀甚是神妙，試以心靈感應，並無迴應，料定愛徒已死敵手。祇因彼時煉法未完，正在緊要關頭，祇得忍忿懷仇回去，沒有試過，不知深淺。正愁不能衝進，如得此人先去報信，誘敵出戰，倒也省事。哪知飛到半途嶺脊上面，忽聽一女子口音喝罵，知道仍是先前遁走的敵人。必是恐怕池底妖黨警覺，有意避開當地，來此埋伏堵截。

不禁又驚又怒，大罵：「何方賤婢，速現原形，通名受死！」語聲未畢，埋伏已然發動。

丙融原是受了妖屍指教，爲防谷中敵人厲害，勢孤喫虧，本身仍在池底，便用所煉元神，又在妖光籠罩之中，乍見不易分辨，易靜所設禁制本難制他。先時雙方都有了輕敵之念，丙融不知易靜法力深淺，易靜也不知妖人能仗妖光護住元神衝破禁網遁走。易靜聞言，怒喝道：「我乃峨眉教祖妙一真人的門下女弟子女神嬰易靜。你這妖孽，叫甚麼名字？」丙融獰笑答道：「無知賤婢，你連赤霞神君都看不出麼？」易靜聞言，知是丙融，乃昔年長眉師祖飛昇前三月所誅中條山六妖仙之一，邪法甚是厲害。心裏還暗幸妖人已落禁網，看這護身妖光不似尋常，擒殺雖難，多半不致被他逃走。於是立即現身，喝罵道：「你這妖孽，前在中條山漏網，我師祖長眉真人因值飛昇在即，未暇窮誅，給你自新之路。這多年來匿迹銷聲，祇當你已悔禍悛改，埋首窮荒，不敢再出爲惡。不料仍在暗中興妖作怪，命你妖徒收攝生魂，來此祭鍊邪法，欲與妖屍勾結。妖徒早已爲我誅戮，你想必也是惡貫滿盈，伏誅在即了。」話未說完，早把阿難劍飛將出去。

丙融先聽易靜一說姓名，知是易周之女，一真大師以前愛徒，最近纔投入峨眉門下。連赤身教主鳩盤婆那麼厲害的魔法，曾與此女鬥法多日，均未能制其死命，結局反因此成全了她煉就元嬰法體。玄功奧妙，爲敵黨後輩有名人物。所以口頭雖通名發威，實則銳氣威風已餒了許多。暗忖：「自己前以嶺北山谷禁法雖頗神妙，並非峨眉家法；又以谷外日常雲封將近一年，谷中人並未去往幻波池涉足窺探，心疑是各正派中後輩，無意之中發現本山靈境，來此隱居修煉。也許起初有一師長同來，連池中底細俱不知悉。因將愛徒殺死，恐有人來報復，乃師無暇在此久停，又不捨這好地方，纔在谷口設下禁制，以爲防禦。就是有爲而來，在此窺伺時機和幻波池的動靜，本人法力也必有限。不然，無此膽小怯敵。適纔因與玉娘子談到愛徒被殺之事，玉娘子說，她本定出困以前一味謹守待時，不再別生枝節。好在仙府禁制嚴密，洞門緊閉，外人極難走進，就被勉強衝入，也祇送死。哪怕敵人已臨池畔，祇要不下去犯她，便置之不理，聽其自然。哪知今日心靈忽起警兆，恰值自己煉法已成，前往相看，覺着谷中仇敵定是爲她而來，人數還多，不止一兩個。並說半年前有一次，幻波池無故自開，微聞上有人語，彼時來的同道不多，所受仇人禁制也祇脫去十之二三，未敢造次。敵人不知洞內被她借用原有五遁禁制攻開了一座，又將上面水路開通，待不一會兒，也就走去。由此起，同道往來，連發現過兩次可疑之迹，祇未見人，也不知是常住本山，還是偶然隱身來此，因恐生事，未加理會。現聽說起前事，正與警兆相合，囑令往探，相機下手除去。並教留下原身在洞，運用元神飛出，並以神光護身，以防敵人隱形暗算。自己一則愛她太甚，惟恐不得歡心，二則又想起殺徒之仇，立即依言趕來。行時還覺玉娘子禁閉多年，膽小過慮。還有初下池底

叩洞求見時，始而閉門不開，看去頗有見拒之意。後來自己不耐，欲以法力攻洞，方始開門延入。近聞她結納妖人頗多，惟恐他人捷足先登，法一煉成，連另一在別處同時煉法的徒弟都不告知，匆匆趕來。哪知洞中祇有玉娘子一人，並說她膽小怕事，以前來的人表面好意相助，實則涎她美色，除卻一二人外，俱是徒負虛聲，無能爲力。一個個呼朋引類，出入來往，心中害怕反將風聲鬧大，引得仇敵上門。有的不聽勸阻，試破洞中禁制，往往送命；即使幸逃一死，也重傷內愧而去；有的自覺不行，推說回山煉法，知難而退。下餘四五人還在覥顏逗留，惟恐引火燒身，誤人誤己，均以婉言辭謝，請其到了時機再來，方始別去。現在洞門已開，祇等二三年後，心神全脫禁制，快出困時，尚有一個生死關頭，那時卻極需人相助。幾經查考，祇有兩人可以助她脫困，加上自己共是三人。她也無所專注，祇要誰的功勞最大，親手救她出險的，便不惜帶了仇人遺寶藏珍委身相從。現覺來人多是意圖僥倖，並無真實法力，人來多了，無益有損。加以妒念特重，互相妒忌。時起爭殺，害得左右爲難。先前不欲延入，便是爲此。等到自己出洞，卻說洞門每日開有定時，過此仍有風雷之禁，引由洞中水道遁出，再把臂叮囑，應敵不可大意。與以前所聞行徑，大不相同。當時祇覺她玉豔花嬌，吹氣如蘭，意蜜情熱，令人心醉。略一轉念，便自飛上，滿擬手到功成，必能博取心上人的歡心。一出池面，便覺出有人在側，隱形神妙。及至追到此間，問明來歷，玉娘子說是勁敵，果然不差，賤婢竟是聞名已久的易周老兒之女易靜。照此情形，谷中同黨想必不止一個。如若得勝還可，否則，何顏回去？」

丙融一面施展自煉赤陰飛叉迎敵，一面心中嘀咕。猛想起：「久聞同道中言，玉娘子貌比花嬌，心同蛇蝎，這匹馬最不好騎。休說犯了她惡，便是平日枕蓆男寵，稍微拂了她意，立有殺身滅神之禍。祇因她乃曠代尤物，人間奇豔，相與的人盡管引死者爲殷鑒，存有戒心，仍一見便爲所迷。再一交合，更是甘死無悔。她本聖姑心愛門人，當收她時，聖姑已然修道數百年，所習尚非佛門正法，操行卻是極正。未始沒看出此女性太淫兇，祇因愛她資質相貌，欲以法力引度，導使尋求正果。雖經一同道之交勸說，仍是不聽，並發三次度化之言。哪知玉娘子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仗着師傳與向外人偷學來的法術，無所不爲，百餘年間，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她股掌之上。聖姑連加重罰三次，均未悛改。最後一次，聖姑已得佛門上乘妙諦，心參正果，將她擒回，本要行誅，嗣經苦苦哀求，聖姑纔說：『當初爲了好友一句話，明知其不可爲而爲。你所造罪孽，無異於我的，爲此須遲卻我多少年飛昇。本意誅你以後，再行屍解，修持佛家最上乘的苦戒，重坐死關。姑念哀求，昔年又曾有我決不親手誅戮你形魄，祇能看你自受惡報的戲言，放便放卻，但你犯戒已逾三次，還須逐出。我尸解以後，一切外緣俱應放棄，無墨無礙。本來功到自成，爲日也不甚久。但我以前收你，造諸孽因，除非你從此洗心革面，放下屠刀，以

你資質仍可解脫；否則便須有人爲我積善消孽，將你除去，我的功果纔能圓滿。當你數盡神滅之日，也是我證果成真之時。你走不久，我便坐化，此洞便閉，防卻百年之後有緣人到此，誰也不能妄自走進了。』玉娘子因知師父本欲以衣鉢相傳，如非屢犯教規，即使不能超凡入聖，便師父平生所有法寶、道書得到手內，也可獨步仙凡，法力無邊，做一快樂神仙，終可稱願。想不到乃師走得這般快，而玉娘子第三次犯戒，又祇相隔不幾天的事。如早得信，祇稍忍耐一次，便不致錯過這千載一時的良機。當時也甚悔恨，再四哭求哀告。聖姑自是不允，並還將擒她時所收法寶，祇要是自己傳授的一齊收留。

「玉娘子被逐不久，聖姑果然坐化，玉娘子越想越不心甘。又知聖姑生具特性，平生不喜男子，化前遺命，洞中藏珍甚多，雖然依還嶺終年法力掩蔽，外人不能尋到，但到日子以後，嶺上禁法失去靈效，必定啓人覬覦。祇要知道池中底細，自問法力能勝，即可入內，但祇限於女子。男的祇限於前生道侶，而且是應約而往，並非有所貪求尚可；否則一入洞門，必有奇禍。如是女子敬謹入求，雖無所獲，亦不致有大凶險，並不禁她前來。玉娘子心想：『師父隱修池中仙府，外人祇一女子，已在十年前仙去，此外無人來往。除自己外，外人至多有點耳聞，誰也不知底細。好在洞中虛實禁忌，多半知悉。師父雖然厲害，今已尸解，元神正坐死關，與死人無異，法力不能行使，何不前往一試？』貪心一起，便再忍不住，連一些交好的男寵全未告知，獨自趕往，破關而入。那藏珍共有兩處，如取一處，本可得手。祇因貪心特重，知道幾件前古至寶和兩部道書，俱在停放聖姑遺蛻的寢宮裏間，意欲全得。一到便直入寢宮外間室內，禁制突發，始而祇將她困住，並未傷害。後因不能脫身，恨極成仇，妄想報復，就勢走入裏間，欲毀遺蛻，並破全洞禁制樞紐。原祇一門之隔，舉目可見，埋伏一發，外出不能，入內卻是容易。又連在室中仔細查看了十幾天，祇正對裏間石門多着一個玉榻，不是原有，別無設伏之迹。那榻又是前在洞時所用，不過移放當地，並無異處。眼望門內另一玉榻上，聖姑合目趺坐，盡管寶相莊嚴，人早化去，元神也已離體。身旁現放着五遁法物和全洞禁法的樞紐。雖知破去必不容易，但是仇重心貪，急於脫身；又以禁制發動以後，因行法人不能主持，祇將去路阻斷，不能衝破，並不會加害。自恃法力高強，未免膽大了些。哪知正在戟指咒罵數說，待要施展法力護身走進，忽然天旋地轉，風雷齊鳴，裏間室中景象大變，纔知上當。聖姑遺蛻並不在內，那地方乃是昔年修道所居的西洞丹室，玉榻也原在此，那裏間祇是通入中洞寢宮的甬路入口而已。心方驚惶，耳聽聖姑數說對她期愛多年，末次逃出，猶有餘情，明知不會悛改，尚留她一線生機。來此被困以後，如能悔罪，就在外間玉榻上虔心修煉，以待時至，聖姑證果，她也成道脫困，永受衣鉢，再積外功贖罪，仍是仙佛位業。誰知依然如此冥頑，罪已難逭；更起弒師之念，愈發難容。說不幾句，一聲霹靂，便將她震死榻上。

「自己這次辛苦煉法，助她出困，所重本在道書、藏珍，並不一定要人、寶兩得。如今甚麼也未見，先葬送了一個得力愛徒，愈發存有戒心。先還暗笑以前受她禍害的人枉自修道多年，竟會受其愚弄，死無怨悔，心中不解；哪知自己見了玉娘子以後，偏生迷戀。起初祇聽傳說她陷入幻波池，一去不返，那後來的事還是她適纔親口述說出來，並無掩飾。自己也祇有憐愛，未以爲非。祇聽到聖姑遺音發話，覺她自鑄大錯，誤此萬年難遇的良機，微代嘆惜。她便媚笑，祇說身被雷擊，不再詳說下文。隨說谷中敵人可慮，請代出力除去。說時，不住賣弄風情，語多激將。又令自己留下原身，改由水遁上昇。一時爲她豔色所惑，幾難自持，言無不從，祇顧求功討好，沒有覺察。這時遇敵，纔想起她不特一切言動多半可疑，並且久聞勾結之人頗多。心中有兩人與自己還頗交好，半年前說不久要來幻波池，事後必訪自己，談他所遇，一直不曾再見，分明人在洞中，怎會除玉娘子外一人俱無？此女口蜜腹劍，陰毒淫兇，有名尤物禍水，甚麼事都做得出，莫要中了她的道兒，把自己數百年苦煉之功斷送她手。」

丙融越想越生疑慮，有心回去，偏生對方是個勁敵，脫身雖是不難，要想取勝卻非容易，何況谷中必還另有能者。玉娘子現正需人之際，如是料錯，對方並無惡意，在一個峨眉後輩女弟子手下敗逃回去，豈不掃了顏面，被其輕視？深悔適纔過於輕率，太無城府；來時又太情急，沒先查探出仇敵深淺虛實，便告以此事，引出麻煩。否則，洞中無人，正好親近，即便有甚麼禁忌不能交合，至少可傾吐情愫，爲異日地步；並可相機下手，先取藏珍，多麼得計。如今大言已發，鬧得不勝難歸，真個蠢極。

丙融正在進退兩難，悔慮交集，準備另下毒手。易靜見妖人護身妖光和飛叉厲害，阿難劍和飛劍均不能取勝，那禁法也似制他不住，除卻重傷，決難成擒。方想將牟尼散光丸與滅魔彈月弩同時施爲，偶然發覺妖人祇用飛叉迎敵，那幢暗紫色妖光始終緊緊籠罩全身，不曾飛起禦敵。暗忖：「雙方勢均力敵，未分高下，丙融又是長眉師祖手下漏網多年的有名妖人，怎會如此怯敵膽小？」心中一動，取寶未發，定睛仔細一看，竟是元神化身。便喝道：「無知妖人，你的原身何在？如是你自願如此送死，消去神魂，留一臭皮囊與妖屍做伴，也還罷了；否則，你本來是要尋仇，怎知便要伏誅？用此行徑，有甚麼益處？妖屍淫毒無人性，此舉如出於她，必有兇謀，你想回生，祇恐難了。依我相勸，速急束手受擒。我念你中條漏網以後，遁迹窮荒，銷聲多年，新近方始故態復萌，爲惡未著，祇要把洞中虛實供出，我便網開一面，用師門仙法爲你除去妖邪之氣，送投人世，以免滅魂之誅。不比你即便遁逃回去，也爲妖屍所害，更好些麼？」

丙融心事被易靜道破，越發憂急，暗忖：「此女委實不比尋常。玉娘子行事可疑，心情好惡難測，不勝此女，又難回報。莫如把當年長眉真人沒有毀去的三件法寶全使出來，祇稍取勝，立即遁回。好歹先恢復了原體，免卻萬一之憂，再作打算。」念頭一轉，立即施爲。內中一件名爲天瘟球的，早已準備停當，當先發出。緊跟着，右肩搖處，身佩紅蛟剪化作兩道暗赤色的朱虹，剪尾電掣而出。

二人鬥法已相持有刻許工夫，易靜先欲生擒，未下殺手。不知妖人受了妖屍媚惑，色令智昏，臨敵突然有些警覺，祇顧尋思，遲未發難，未免稍微疏忽。口中話剛說完，忽見妖人發出一團栲栳大的黃光，猛想起前聽一真恩師說起，這妖人自號稱赤霞神君，所煉法寶俱是暗赤顏色，寶名也冠以赤字。內有五件獨門散瘟之寶卻是黃色，奇毒無比，無論仙凡，稍微沾上，不死必傷。自己元嬰之體雖然不怕，卻也不可大意。剛把手中法寶發出，對方又是兩道暗赤光華剪尾飛來，勢疾如電，甚是神速。尚幸法力高強，兩件法寶又早藏在手內，見狀大喝：「妖孽不聽良言，叫你報應！」說時，手指處，滅魔彈月弩相繼朝紅光迎去。同時回手正取六陽神火鑑，待將妖人元神罩住，以免逃遁，不料取寶稍晚一瞬。妖人知道易靜元嬰煉成，已是成道之身，先發二寶定難傷害，祇是借以掩蔽暗算。天瘟球到了空中，便不去撞它，也要自行炸裂。易靜又祇聽一真大師說妖人法寶多被長眉真人破去，殘餘有限。內有一件發黃光，乃是瘟疫奇毒之氣煉成的散瘟之寶，遇時須要留意，未知底細。牟尼散光丸一撞，立化爲一片極濃密的暗黃色氤氳之氣。易靜方覺黃煙太濃，倏見散光丸銀光亂瀑如雨，黃煙激盪飛散中，眼前大片寸許長的暗赤血光，飛蝗一般射上身來。因有光煙掩蔽，驟出不意，竟未覺察。知道抵禦已是無及，忙運玄功縱起，饒是飛遁神速，肩臂上仍被打中了兩處。如非元嬰煉成，就不死也萬難禁受。又見萬千飛釘一般的血光仍然飛灑追來，當時負痛大怒，一面略微閃退，一面忙取兜率寶傘抵禦。

丙融見化血神釘打中敵人，竟似無甚麼傷害，心中大驚。傘光一起，知更難於取勝，忙把神釘收回，待要遁走。易靜多年來不曾受傷，心中恨極，連傷也顧不得醫，祇運玄功略閉了左臂氣脈，以防萬一，同時六陽神火鑑已朝妖人照去。此寶自受師傳以來，因是專爲日後對付赤身教主鳩盤婆之用，屢遇強敵均未輕易施爲。這時因爲受傷恨極，必欲誅滅妖人元神，方快心意，更不尋思，施展出來。這師傳降魔七寶同時已用其四，丙融如何能支。又因見散光丸、彈月弩厲害，一片爆音過去，天瘟球本來收發由心，竟喫震炸分裂，那赤蛟剪也被彈月弩擊中，光芒減去好些。跟着敵人飛劍便已飛過，兩下裏鬥在一起。心中痛惜，惟恐有失，正在忙於收回，想就此遁走。不料就在這略微緩得一緩之際，敵人手上忽發出六道相連的青光，恰是兩個乾卦重在一起，合爲乾上乾下六交之

象。先由手上一面圓鏡發出，每道光長祇數寸，粗纔如指，光雖晶明，並不強烈，可是越往外發射，展布越大。天瘟球黃色煙光未及凝聚復原，喫鏡光一照，突然發火自燃，宛然薄紙之投洪爐，一瞥而盡。緊跟着護身光華又被照中，立覺身上奇熱如焚。百忙中，易靜恨極妖人，又是一粒散光丸、一粒彈月弩同時打到，妖光立被震破。幸是元神化身，如換尋常妖人，不必用六陽神火鑑，就這一丸一弩，也是九死一生了。丙融萬想不到如此厲害，嚇得心膽皆寒，哪裏還敢停留，忙收赤蛟剪，帶着殘餘妖光急飛遁去。

易靜見禁制無用，妖人已然逃走，怒火上頭，必欲殺以泄忿，忙縱遁光急追過去。丙融元神飛遁本極迅速，又在驚懼憂疑情急之下，自覺敵人厲害，既不能勝，便須速回，以防本身有甚麼閃失，連赤蛟剪都未顧得收到手內，便先加緊遁走，剪光反在妖人的身後，神速可想。易靜追到池下，丙融纔把赤蛟剪收去。易靜見他投入池中心水柱之中，順流飛瀉，四旁飛泉重又乾涸，祇剩那根水柱凌空飛墮。好似洞中妖屍已有覺察，接引妖人入洞神氣。本來早想入洞窺探妖屍虛實，一則奉有師命，時機未到；二則下面洞門緊閉，必有妖法制禁，不易進入；況且正是兩不相犯之際，也許妖屍和諸妖黨還不知道嶺谷有敵人居住，一旦勾動，從此多事；癩姑、英瓊又時加勸阻，故屢次欲行又止。這時妖人已然尋上門來，蹤跡已露，反正日後糾纏，不得安寧；又以妖人暗算，受了微傷，忿氣難消。一見水柱下落，認爲有機可乘，可以乘虛而入，更不尋思，忙將身形隱去，跟蹤直下，也借水遁入內。

身剛沾水，忽聞上面鵰鳴，知在示警攔阻，自恃法力高強，法寶神妙，也未在意。水柱降落又是極快，未容轉念，已然落入池中深潭水眼之內。一鼓勇氣，更不反顧，徑駕水遁到了潭底，順着洞壁水道往上逆行。暗中查看所經之處，俱是夾壁，最細之處祇有兩三寸。那壁間水路本與衛仙客夫妻昔日陷身的小池相通，易靜曾聽李寧說過，池中設有金水之禁。雖知道禁忌，可以防範抵禦，又係女身，不致觸怒聖姑，然而一旦被陷在內，畢竟厲害，不比尋常。先想尾隨妖人一同出遁，不料對方入水較前，祇遠遠望見紅影飛馳，沒有追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略一尋思之際，前面紅光忽隱，水勢也由進而退，知道妖人已然出水。忙催遁法，往前略進，果然到了上次所見小池之內。本要隱形飛出，猛然靈機一動，暗忖：「久聞妖屍厲害，所勾結的妖黨連李伯父的封洞禁制俱喫破去，妖法可想。便是適遇妖人也非弱者，初遇時，隱形法好似被識破。身入險地，勢子太孤；師父仙示，更戒輕率。終是小心行事，看準再動的好。」想到這裏，便即暫停，隱伏池中，暗用耳目察聽。微聞寶鼎前面有一女子與人笑語之聲，甚是柔媚。跟着又聽一個男子厲聲嘆息，似極悲忿，好似前追妖人丙融口音。底下便聽兩男一女，一路說笑着往前走去，聲音已遠。待了一會兒，上面不再有人聲息。

易靜正想出水窺探，猛覺池面之水重如山嶽，緊壓頭上，要想鑽出，真是萬難。再試迴路，水源已絕，與外隔斷，那水竟成了一泓死水，無路可通。才悟出此水與夾壁間靈泉雖然通連卻被妖屍隔斷，怪不得妖人紅影一不見，水便倒退回來。如非遁法神速，快到以前趕了一程，直還不能到此。可是那樣前進無路，還可退了回去，此時鬧得進退兩難。上有禁制封閉水面，如用法寶強行衝波出去，未始不能辦到，但必驚動妖屍。一則與來意不符，洞中虛實尚未探得，一被覺察，要添出好些危機，於事還未必有濟。二則洞裏埋伏禁制重重，聖姑性情古怪，自己伏在池內，金水之禁必因自己是女身，又看師門情面之故，沒有發動。如再與鬥法，縱有七寶護身，識得五行生剋妙用，不致似衛仙客夫妻一樣損喪真元，脫出必更艱難。連試兩次，不特不能穿出水面，四外反生出極大阻力，知不服輸不行。沒奈何，祇得忍氣默祝道：「弟子易靜，現奉家師妙一真人之命，來此探查妖屍動靜虛實，以備日後爲聖姑清除妖屍，去此孽累。現被五行真水禁閉池內，因恐聖姑昔年所設禁法現被妖屍借用，未敢造次。茲敬通誠求告，伏乞聖姑鑒察弟子除害誅邪之意，收了禁法，令弟子得以出水，不勝感激。如久不撤禁，便是聖姑現在坐關無暇於此，或是妖屍仗着聖姑昔年傳授所設，弟子祇好施用法寶，破禁而出。因是不知底細，急於脫身，行事難保不冒昧。尚望聖姑略迹原心，加以寬宥，勿以爲罪，不勝感謝。」

祝告未完，忽然身輕，試一行法，竟然離水飛出，落向池外。心方暗笑：「聖姑佛法已到上乘，行即證果，依然如此好勝，令人不解。」心正尋思，忽然聽前面有兩男子說笑走來。身形雖隱，仍恐被他們警覺，忙即屏息斂氣，趕緊躲閃在那藏寶鑰的鼎後，靜立相待。一會兒走到，乃是兩個相貌奸猾的中年道裝妖人，同去池邊仔細看了看。祇聽那個穿黃的道：「這廝真活見鬼，他出水時我正在池旁守候，分明見玉娘子行法開池時，祇有他一個人影，他卻硬說易家賤婢也借水遁追來。這水不比常水，玉娘子又在行法接引，遁法多快，如有人追來，來人又決不知此池底細，哪有不尾隨同出之理？偏又說是出時不知玉娘子要用他生魂效力，還曾回看，賤婢並未隨出，當時心中懷恨，所以未說，來人必然困在池底。你看池中空空，哪有影子？我們終日對着一塊肥肉，不能到口，今日好容易陪她對飲一回，雖解不了饞癆，到底得點乾親熱也好。他偏說些假話，害我們空跑一趟。玉娘子還說，擒不到來人，不許回她房去，這不作難麼？」另一穿青的道：「我看丙融那廝也是色蒙了心，也不問自己到底有甚麼法力，煉了幾面黑煞旗門，連個護主幡的神魔都沒湊齊，便跑上門來強要送死。玉娘子本心不想傷他，偏是不知進退，始而行法猖狂，竟欲破洞而入；繼而玉娘子勉強延進，又偏不知自量，妄想人、寶兩得。玉娘子忿他說話可惡，目中無人，正好所獻旗門主幡缺一神魔，用他本人再合適也沒有，

這纔給他當上的。自己軀殼已毀，不知悔恨，適纔席上玉娘子微說了幾句不得已的好聽話，答應將來不特放他，還給他代尋一個比他本身勝強十倍的廬舍，又許上些好處，他便蒙了心，不但不記仇，反倒甘心爲之效死，祇求事成之後一親肌體，隨就吐出遇敵之事。玉娘子認以爲真，斷定人在池內。其實沒有此事，有甚麼法子？這廝不是說他耳目鼻子靈，出時還聽身後水遁之聲麼？我們就叫他來看看，如若有人，認罰如何？」

穿黃的道：「余道兄，先不必忙着回去。那廝見玉娘子問完詳情，立時變臉，將他禁向所煉主幡之下，已然二次中計。他便果真在此看出有人追來，現在也不會再出來加以指點，何況決無其事。我看易家賤婢必是快到以前，發覺水遁，恐怕深入斷了歸路，隨水急退回去，也說不定。這都無關，倒是我二人原本患難至交，自從到此不久，你雖不似旁人那樣視我如仇，比起昔日患難生死交情，卻差得多了，究是爲何？實不相瞞，我也被她逗得迷戀欲死，但有時背人靜坐，卻能回想，覺出這尤物必是我們禍水，如不留意，稍一失足，便成千古之恨。近來見她口甜心毒，行事越狠，更加警惕。我看你入迷更甚。你我數百年苦煉之功，豈是容易？像她這等人百世難遇，如若真心相愛，爲她死了也值。祇恐本來無情，口蜜腹劍，得不到她半點真心，連皮肉也未沾上，便把平生功行付與流水，豈非至愚？如非今日見她行事過於兇殘，我也不會動心。她以前曾向我離間你，背着我對你也必如此。查看池中敵人，你我原無須同來，此舉好似有意把我二人調開，以便向龍道友獻媚蠱惑。她近日已能復體，所說仇人法力厲害，不脫困以前不能與人交合的話，未必可信。龍道友既善容成之術，品貌又好，我看她對他纔是真親熱。背後對我卻說，志在用以出力，全是假意，顯然是謊言。你沒見前洞那幾個曾受他牢籠的幾個殘廢麼？初來多麼寵愛尊崇，如今落得是甚麼可憐神氣？你想她爲龍道友，寧甘激走毒手摩什那等好幫手，必有幾分意思無疑。適纔席上，沒見她對龍道友那眉花眼笑的妖媚情景，許是特意將我二人支開，好遂她的心意都不一定。我二人以後必須小心一二呢。」

說到後半，聲音更低，換了別人，決聽不出。那穿青的起初聞言似不在意，後聽提起姓龍的，面色驟變，竟似有些警覺，祇比穿黃的較有城府，濃眉剛往上揚，面色忽又突轉，以手掩口，搖頭示意。穿黃的忿道：「我如怕她，也不在此了。別人可以由她宰割，我卻無此容易呢。依我之見，少時便與她開門見山，不相愛無妨，但要彼此相見以誠，我們爲她出力，事成送我二人兩件法寶，兩不虧負，省得彼此各用心機，互相忌恨，反爲仇敵所乘。你看好麼？」穿青的還未及答，忽聽曼聲長吟，遠遠傳來，聲音詞意淫豔無倫。易靜方在暗罵：「妖屍也曾在聖姑門下多年，怎的這等淫賤無恥？」二妖人本在密語誹議，忿恨妖屍狠毒，一聞豔歌之聲，不由驚惶失色，面面相覷，意似畏懼。聽不一會兒，好似心蕩神搖，不能自制，倏地不約而同，一言未發，各自搶先飛馳趕去。

易靜看出二妖人法力俱都不弱，無如迷戀妖屍，陷溺已深。盡管背人時想起妖屍狡詐淫毒，害人甚多，自身修煉不易，略生疑慮；稍得妖屍一點聲音笑貌，又復沉醉。自己隱身追敵，竟喫丙融察覺，妖屍已然斷定有人深入，沒有查明虛實，決不甘休；現將二妖人引去，不知又有甚麼陰謀毒計？記得上次和英瓊、輕雲探查幻波池時，這裏乃是東洞藏寶之所。在未取寶以前，曾隨李伯父同往西洞。第一次，三人由門壁間密徑飛入，自己和英瓊往右，遇阻即回。輕雲往左，走入妖屍停屍之所，誤認爲聖姑法體，如非李伯父佛法援救，幾遭毒手。後來曾聽輕雲詳細說過經歷。適聽妖屍歌聲甚遠，正在西方。二妖人所說妖屍聚飲之所，必在西洞無疑。李伯父說，此間五洞，內裏俱有通路，最穩妥是順夾壁水道通行，決不會被人發現。無如此間水道已被妖屍隔斷，別處想也被其隱起。上次出入匆促，又未留心默記。如今既已冒險深入，拼着蹤跡敗露惡鬥一場，見機行事，纔可探得虛實。知道洞中禁制密佈，步步荊棘，雖得師傳道書，得知好些禁忌埋伏所在，但是妖屍氣候將成，已能隨意隱匿變幻，加上許多妖法陷阱，一旦觸動，阻礙橫生，便不被困，應付起來也極艱難。頗悔適纔因水遁隱形爲丙融發現，又見二妖人邪法頗強，一不小心，恐被覺察，妖人去又太快，主意還未打定，不及尾隨同往。如不往探，守在當地，妖屍聞報池中無人被陷，雖要自來查看，但是全洞虛實仍是不知。此行爲何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生平屢經大敵，未嘗怯陣，怎今日到此，會膽小過慮起來？

易靜主意打定，四顧室中，青玉牆上聖姑遺容已然隱去十之八九，略現微迹。惟有藏珍鼎仍立當地，光華燦爛，好似無人動過。知道那柄蓮花玉鑰，妖屍和諸妖黨決不能取，必仍藏在鼎內。此鑰關係最爲重要，心雖微動，忽想起前番在此受挫之事，當時如非輕雲警告，幾爲鼎中埋伏的大五行絕滅光針所傷。又曾見聖姑遺容，對己怒視；鼎中又有「開鼎者李，毀鼎者死，瓊宮故物，不得妄取」的四句聖姑遺音；鼎中百餘件異寶奇珍，也經英瓊一人之手取出，分明自己與聖姑無緣。掌教師尊雖令來做此洞之主，但主人不喜自己。妖屍原是她舊日愛徒，深知底細，尚不能取，自己再來也是無用，反倒打草驚蛇，徒勞做甚？祇是玉壁上面遺容，本是雲鬟低垂，神情若活，更能喜怒自如，向人示意，隔了不到一年，竟變得如此模樣淺淡。玉壁仍是晶瑩如昔，光鑒毫髮，不現一毫邪氣與殘破之迹，決非經過妖法毀損污穢情景。心中不解，未免多看了兩眼。哪知初看聖姑遺容時，雖不似以前如在鏡中，呼之欲出，淡痕顯然，仍是一妙齡少女影子。及連續注視，那人影竟越來越淡，漸漸隱沒，不見絲毫痕跡，愈發驚詫。略呆立了一會兒，終未再現。易靜想不出是甚麼作用，祇得小心戒備，覓路前行。

易靜因記得上次進入時，東洞右壁並無門戶，玉壁渾成，這時卻多了兩個門戶並列其間，

俱是六角圓門。先二妖人來去各走一門，如換常人，必當兩門均可通行。易靜到底心細知機，見二妖人來去門戶不同，料有緣故。洞中禁制五遁，息息相通，不是適纔自己衝破水面出來，喫妖屍警覺，故意令二妖人來此誘敵入伏；便是妖屍換了地方，跟蹤走入，就許上當。暗忖：「這兩條路，師父仙示均未明言。如若妖屍心意被己猜中，二妖人歸路必有厲害埋伏。如由其來路門中走入，妖屍決想不到。反正打算遍歷全洞，方始設法回去，就算料左，妖屍妖黨換了地方相聚，五洞內通，也終能尋到。至多多經一些艱險，繞走些路，卻可多得虛實，比起自投埋伏總強得多。何不移東就西，出其不意，捨其去路，往他來路走進，看是如何，再作計較？」念頭一轉，忽換走法，便不追蹤二妖人，徑從他們來路門中走入，意欲試探着往兩洞中走去。

易靜進門一看，乃一間設有丹臺爐鼎的石室，陳列器皿，極爲古雅精良，祇比外層低小，別無異狀，知是主人昔年未成道時煉丹之所。方想：「師父仙示，曾說洞中千門萬戶，無一處不有禁制，這間室內怎無埋伏？」祇見靠裏壁有一囪門，正要走進，行近丹臺，忽覺有異。再往上下四外細一查看，室很低窄，四壁平滑細膩，宛如美玉，不似外室那麼溫潤，乍看不覺，實與別室壁色有新舊之分。丹臺設置等，又決非正宗路數。不禁恍然大悟，知是妖屍新用法力鑿成的煉丹之所，故此未設禁制。洞中石室甚多，俱都高大崇宏，質如美玉。妖屍現鐘不撞，反來鑄銅，卻在實心洞壁之中，現鑿這麼一間小室似供煉丹之需。估量各室皆有聖姑所設禁制，妖屍不能隨意潛用；或是所煉妖丹邪法犯禁，恐有剋制，或將埋伏引動，於她不利，纔有此舉。否則此洞與別處不同，洞壁十分堅固，外間室內更有極厲害的五行禁制，一經行法，難保不觸動。開鑿之際，定費不少心力，如非必要，決不如此。並且妖屍已然準備心神一經復體回生，行動自如，立即飛去。此時亟謀脫困，尚恐無及，怎有空閒煉丹？再者，妖屍被困將近兩甲子，身不能離洞一步，靈藥何從採取？如是洞中原有，聖姑事事前知，早已安排藏好，決不會讓妖屍取去。此中必然藏有機密。

易靜心中一動，便朝臺上丹鼎法物重又查看，覺出那丹鼎與外間藏有玉鑰的寶鼎一般形式，祇是要小得多，是個陶製之物，火氣未退，分明新在窯裏燒成，用日無多，與外間那鼎玉蘊金輝，寶氣炫目，不大相同。如非上有不少符籙，決不似妖屍這等法力高強的妖邪所用。旁的法物陳列，僅有鼎前立着一面小幡，似非常物，也不帶有妖氣。祇看出是旁門中人所設丹臺，別無可疑之處。細端詳了一陣，猜不出有甚麼緊要用處。因丹臺陳設雖然齊全，並未行法祭鍊，不值一毀；更恐妖屍詭詐百出，機關尚未識透，一經妄動，多生枝節，便不去動它。徑往臺後靠壁圓門之中走進，門內橫着一條長窄甬道。對面是一間大石室，中空無物，卻有四門，壁上隱現風雲雷電影迹。剛往裏一探頭，便見

壁上影迹漸顯，隱隱風雷之聲，知道中有風雷之禁，不可輕入。室又向南，不是去四洞的道路，否則先兩妖人決不敢由此穿行。又見兩室中間那條甬道比丹室更低，高不及丈，地勢上下彎曲不一，壁色甚新，也似不曾設計禁制，越料出是妖屍爲防妖黨誤觸埋伏，就着地形，在各處石壁之中鑿此甬路，以便往來。這麼大一座洞府，又是禁制重重之下，居然開鑿出這麼長一條靈壁甬路，雖是妖法，煞也驚人。如真能通行全洞，豈不省事得多？想到這裏，又覺妖屍何等機智，明知限數將終，脫身之日便是伏誅之時，開此通行全洞的甬路，自己和妖黨往來固是方便，對於外來之人，豈不加意緊防，怎會如此疏忽？必還另有花樣。正在一面尋思，一面由兩門之間右折往西，走了下去。

要知易靜三探幻波池，兩番涉險，被困遇救；妖屍色相迷羣邪；仙都二女背師下山，巧騙心燈，大斗毒手摩什；李寧旃檀佛火煉妖屍；九仙同建幻波池等本書最驚險奇妙節目，均在下文分解。